

書香中追憶大師筆下俠骨柔情！

親歷一場金庸小說拍賣會

金庸先生仙逝後，香港新亞圖書中心於11月初舉行舊書字畫拍賣會，18套不同時期出版的金庸小說匯聚拍賣現場，自然引來不少金庸迷「參戰」。意料之中，當日所拍悉數成交。讓人欣慰的是其中一套值得珍藏的舊作，筆者有幸入囊，金錢的投放除了獲得私藏經典金庸作品的滿足之心，亦寄託了一份對於大師的感念追憶，在充滿時間味道的紙墨書香間再探刀光劍影、俠骨柔腸，也算是金庸迷對心中這位「筆墨俠客」獨有的紀念方式。

文、攝：西野米蟲



能成功競投到心頭好，純屬偶然。那天是星期日，拍賣會於下午一點開始，筆者因被俗務耽誤，急急忙忙趕到現場時，已經是下午三點半。站在門口向裡張望，這大概是世上最簡陋的拍賣會，場地僅有普通辦公室大小，總共坐了五十多人，將整個房間擠得密密麻麻。

隨手拿了一本清單翻閱，拍賣物品多達2,300多件，按順序逐一競拍。最引人關注的金庸小說，列於1,200號至1,300號之間。雖然當時尚未開始拍賣金庸小說，但筆者自付已經錯過報名時間，加上現場沒有空餘的座位，只能廢然而返。

走到電梯口時，瞥見旁邊有一家二手書店。抱着逛逛的心理，走進去一看，居然在角落處發現好幾套金庸小說，有《神雕俠侶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書劍恩仇錄》和《鹿鼎記》，都是上世紀80年代的明河社版本。頓時如獲至寶，僅花250港元就將一套《鹿鼎記》納入囊中。

此時恰好接到內地友人的電話，他也是金庸迷，一聽說價格如此便宜，當即吩咐筆者代為付款，「有多少要多少」，把剩



■ 此場拍賣圖錄

下的幾套一掃而光。

付完款正準備離開，忽然有個儒雅長者走進書店，好幾個顧客都與他打招呼。原來他是此次拍賣會的其中一名拍賣師，中途下場休息。筆者試探着問他，是否可以補充報名？該拍賣師爽快地一口應允。筆者大喜過望，當即飛奔下樓提取按金，如數繳納後得以進場落座。

此後的一段時間，張愛玲、周作人、梁羽生、倪匡等多位名家的著作逐一競拍，有好些都是珍貴的版本，然而買家們不算太踴躍，有的甚至僅以底價成交，最好的也不過叫價四五輪。

到傍晚六點半，終於輪到金庸小說了。識貨者都清楚，在競拍的18套作品中，年代越久遠的舊版越有收藏價值。

第一個競拍的是鄺拾記版本的《鴛鴦刀》，底價1,000元。現場氣氛驟然熱烈起來，人人精神大振，叫價聲此起彼伏，最終以7,000元成交。另外一套是胡敏生書報社版本的《鴛鴦刀》，底價3,000元，以2.1萬元成交。

筆者見狀心頭一沉。《鴛鴦刀》字數最少，只有薄薄的一冊，價格竟然翻了七倍。由此推測，另外兩部較厚的舊版競爭將更加激烈，成交價更會高不可攀。果然，此後競拍的《素心劍》（即修訂版的《連城訣》），底價3,000元，成交價高達26,000元，翻了7.6倍。

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最後一套鄺拾記版本的《俠客行》，底價5,000元，叫價到7,000元時，已經沒有幾個人參與了。筆者遂膽粗粗加入戰團，你一百、我一百地逐步叫價。到8,000元時，全場只剩下筆者和另外一人輪流舉牌了。

其實筆者並非財力雄厚之人，完全是硬着頭皮強撐，心中的最高預算為15,000元。幸好到11,000元時就已成



■ 《倚天屠龍記》內頁

■ 《倚天屠龍記》

交。生平第一次參加拍賣會，就嚐到成功的喜悅，雖然腰包很受傷，還是忍不住小小得意了一把。

許多人不理解，為何世上有人願意花如此高昂的價格去買一套舊書？原因很多，首先是因為不少人對金庸先生的作品有種情結。尤其是筆者這類改革開放後出生的第一代獨生子女，小時候都是在內地的租書店首次接觸金庸小說。很慚愧，當時不知道自己看的多數是盜版。所以來到香港之後，盡可能地買回幾套正版，以此表達對金庸先生的崇敬與支持。

其次則是因為早期版本的金庸小說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。以明河社上世紀70-80年代首次修訂的版本為例，全套36冊的封面圖和篆印均為名家手筆，內頁插圖基本都是金庸精心挑選的藝術精品。

例如《書劍恩仇錄》上冊的封面圖《維吾爾族少女》，是國畫大師黃胄的作品，原畫為金庸珍藏。《倚天屠龍記》第一冊封面圖《九珠峰翠圖》，是元代名家黃公望的作品。扉頁印章「曾經滄海」，則出自晚清篆刻家徐三庚。此人治印章法茂密，用刀挺勁，在同治、光緒年間風靡一時，對日本篆刻家影響極大。

至於更早期的舊版，對於「金學」研究者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，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。現今流傳於世的金庸小說其實是修訂版，與他最早刊登在報紙上連載的版本相

比，很多劇情都有重大調整。

以《射鵰》三部曲為例，楊過的母親原本是個名叫秦南琴的捕蛇少女，鍾情郭靖但被楊康姦污。穆念慈的命運則是在鐵槍廟中，當楊康毒發時先刺死他，再自盡殉情。另外，郭靖曾有一隻可在烈火中飛舞的小紅鳥；而張無忌則在冰火島上有一隻玉面火猴。這些劇情到了修訂版中，都被金庸大筆一揮刪得乾乾淨淨。

之所以作出這些修改，顯然是為了使劇情更加緊湊，以及減少「怪力亂神」的設定。總體而言，修訂版的藝術價值確實高於舊版。但在資深金迷們看來，閱讀舊版中那些略有瑕疵、不夠完美的文字，從中可以揣摩出金庸最早的創作想法，看完再與修訂版進行比較，猶如閱讀紅樓夢的脂本和程本，本身就是一種樂趣。

最後，由於舊版已經是「絕版」，在市場上早已停止流通，某種意義上相當於是文物。隨著時代的推移，相信日後還會不斷升值，在拍賣會上將繼續受到收藏家的追捧。



■ 港台原版精裝明河社金庸武俠小說

萬象靈犀

文化不會斷層：逝去的中華文化符號是一代人記憶

步入12月，大小媒體都在盤點即將過去的一年，年度人物、年度事件紛紛推出。好幾個媒體朋友問我，我心目中的年度人物是誰，我脫口而出：逝去的文化名人——中華文化符號。看看即將過去的戊戌年，一大批文化名人先後棄世，真是一個群星陨落、碩果凋零的年代。

2月6日，101歲國學泰斗饒宗頤走了。
2月17日，93歲中國美術史學科創始人金維諾走了。
3月18日，83歲文壇大師李敖走了。
3月19日，90歲世界華語詩壇「詩魔」洛夫走了。
5月31日，75歲「以香水寫作的香江才女」林燕妮走了。
6月6日，78歲香港「新儒家」霍韜晦走了。
6月8日，100歲香港文學巨匠劉以鬯走了。
9月20日，98歲以童心追求兒童文學一

生的「雲姨」黃震雲走了。
10月29日，91歲被譽為「新中國紅學第一人」的李希凡走了。
10月30日，94歲「一覽眾山」的武俠小說泰斗金庸走了。
11月2日，91歲香港「電影教父」鄒文懷走了。
11月3日，55歲有「觀絕五台山」美譽的藍潔瑛走了。

這一年，一再送別逝去的文化符號：從傷逝到傳承。逝去不是消亡，而是永生。逝去的他們在文壇留下的印記，是後人無形的精神信仰，也是有形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。文化傳承有三個基本元素：語言、文字、風俗習慣。此三者只要其中一個有更動，必會產生文化的隔閡和斷層。要真正進入中華文化還原歷史真貌，就必須正視「文化斷層」這個傳統文化精髓被遺棄的「致命傷」。

人們把文化上的世代斷層，視為一座城市

的潛在危機。傳承是經典背後的精神。傳是傳授、傳遞，承是繼承、領納。正是一脈相承、代代相傳的傳承，才使得文化源遠流長。這種斷層出現之後的危害，就是真正失落了從前的文化。

這年頭，古詩詞熱，彷彿一股清泉，浸潤人們共同的文化基因。在電視節目《中國詩詞大會》上，看到了41歲農民白茹雲，河北省邢台市南和縣縣橋鎮侯西村人。7年前，她罹患淋癌，在病床上與詩詞結緣。在石家莊住院期間，她買了一本詩詞鑒賞，最初是用來打發時間，後來她從中「品嚐到人生的喜怒哀樂」，從字裡行間，尋找人生感悟。她的抄寫本上，密密麻麻寫着2,000多首古詩詞，她也學着寫詩填詞。她一個弟弟因患腦癱癱瘓在床，另一個弟弟多年前失蹤。面對人生不幸，她背誦詩詞上萬首，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，樂觀對人生。

古詩詞助添了白茹雲克服困難的勇氣。

「滿屏競飛飛花令，一眾爭說武亦姝」，一位位詩詞達人進入大眾視野，一個個與古詩詞結緣的故事令人動容，更讓人們看到傳承數千年文化的力量。這是一種傳承。也有人說，這就是一種「拾遺」。「拾遺」，顧名思義就是把自己丟掉的東西撿回來。

年初，在北京清華大學新清華學堂，聽教育社會學家謝維和演講。他說，在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中，是否有一些是我們不自覺丟掉的東西？這就需要「拾遺」，把它撿回來。「在現實中，人們在學習和了解優秀的傳統文化時，往往有那麼一點丟三落四」。

謝維和舉例說，有人要挖苦別人，會這麼說：「你怎麼這麼蠢，愚不可及！」其實這「愚不可及」，本意是表揚他。因為在「愚不可及」前面，還有一句話，叫「智可及」。這是曹操在評價他的大臣荀攸時說的一個人人的聰明、才幹，也許可以透過學習、鍛煉去比肩，但一個人的大智慧，即大

智若愚的這樣一種「愚」，就學不會了，因為這是做人有品位的一種境界。如果忽略前面的「智可及」，只說後面的「愚不可及」，那麼這種表達是不完整的。謝維和說，「所以，如果對思想文化的內涵理解得不完整，丟三落四，那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就是一種歪曲」。

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剛剛走了，他不會走遠，武俠永存世間。他的武俠小說多是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創作的。那時正值中國文化遭受最大破壞的時期。改革開放以後，大陸百姓都在讀金庸小說，他的小說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高過他的文學價值。他的小說在以文學的形式傳承中國文化最基本的道義。學者陳寅恪、錢穆是學術研究，只有金庸用的是最通俗的、百姓喜歡的故事的形式，說的是忠孝節義這些東西是不能丟掉的。文化不會斷層，文學總要傳承，這是前輩文化符號背後的精神。

文：江迅



■ 國學泰斗 饒宗頤



■ 中國美術史學科創始人 金維諾



■ 世界華語詩壇「詩魔」 洛夫



■ 文壇大師 李敖



■ 文學巨匠 劉以鬯



■ 香港「電影教父」 鄒文懷